

一生的等待

鲁凯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一生的等待

鲁凯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的等待/鲁凯著.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555-0764-2

I. ①一… II. ①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7342号

一生的等待

作 者 鲁 凯
责任编辑 云高娃
装帧设计 朱子如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编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印 刷 湖南省誉成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50千
印 张 10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764-2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人世的晴雨跟自然的晴雨一样，都不足以让人萦怀。

序 言

李敖在《独白下的传统》扉页赫然写下：“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林语堂在办《论语》半月刊中有《论语社同人戒条》第十条：“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中国文人雅士的谚语也是：“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但对于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我还是得说说心里话。

人的感觉跟每时每刻的温度一样，永远在变化。有些人跟事，前一天还觉得不错，过几天就感觉不行了。自己的文章，别人的女儿，大抵都如此！这是我情绪跟心理上的一点反复。

写这本书是以生活的蓝本展开的想像，徐绽曾对自胜说：“人世的晴雨跟自然的晴雨一样，都不足以让人萦怀。”徐绽曾满带感情的把《传统下的独白》里的文章读给自胜听，这足够自胜今后回味回想！他们之间还说过许许多多的悄悄话，这本书里或许还有流露。感谢出现在我生活中的人跟事，尤其感谢出现在我眼前的女生们，书中的徐绽总是闪烁着你们的光辉。最后，愿读者生活都美如书中女主角徐绽，她是徐徐绽放的一朵花！

然后去远行

花开可要欣赏，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花谢，
才能记得花红。

有酒可要满饮，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不等大醉，
才能觉得微醒。

有情可要恋爱，
然后就去远行。
唯有恋得短暂，
才能爱得永恒。

—李敖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7
第三章	019
第四章	028
第五章	040
第六章	048
第七章	057
第八章	066
第九章	075
第十章	088
第十一章	099
第十二章	111
第十三章	122
第十四章	134
第十五章	142
第十六章	152
第十七章	160
第十八章	171
第十九章	187
第二十章	195
第二十一章	205
第二十二章	213
第二十三章	221
第二十四章	233
第二十五章	241
第二十六章	250
第二十七章	260
第二十八章	279
第二十九章	292

第一章

晨光冲破了薄云散向大地，万物在阳光的照耀下渐渐苏醒过来。不一会儿，东方的云层被光线照映得橙红橙红的。气象学上的解释说：早上太阳从东方升起，大气中水汽过多，阳光中波长较短的青光、蓝光、紫光被大气散射掉，而红光、橙光和黄光则穿透大气，将天空染上红橙色，是谓朝霞。这片五彩的霞光，织成了东方绚丽夺目的云彩。

这是初秋的九月，阳光消退了夏日的炙热，照在沉梦中睡眠惺忪的人的脸上，消解不了困意，一个翻身，又进入深沉的睡梦中。季羨林书中说自己是无大志的人，“文革”饿肚子时梦到的只是土豆跟红薯，而想必有大志气的人梦到的应当是山珍与海味。不得志的人，在床上打个滚，又能做一个甜甜的美梦，是笔划得来的买卖。但这一列车上的人，不论卧铺还是硬座，在火车的颠簸与呼啸中早早醒来了。

这趟K字打头的列车，从郑州开往西宁。正值九月初，乘客多是返校的学生跟去西部务工、谋生的农民。车厢里熙熙攘攘、前后接踵，三个人的座位挤了四五个人，过道也没留下一

丝空隙，拥满了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乘客。尚有残力的还扶着椅背强撑着站着，困得撑不住的则折几张报纸垫着席地坐下来舒缓劳累，至于那些来自山东、东北经郑州转车的人，前一段路程耗尽了他们的体力，车开动后就把报纸铺到硬座下的地板上，弓腰缩到了座位下！但就这点拥挤中抢占的空隙也是不安稳的，列车售货员不时推着售货车来回走着，吆喝着，他们像是牵线的木偶做着往复循环的运动。

“有花生、瓜子、啤酒、饮料、八宝粥，让一让，你脚抬一下。”

“瓜子怎么卖？”

“大包十五，小包十块，要不？”

“这么贵，抢钱啊。”问价者带着嘲弄的口气。

售货员有房产经纪人的耐心与好脾气，看惯了这种询价不掏钱的事，不加理会地推着售货车往前走。所过之处，过道里挤满的人群不得不又挨紧了些，时间、空间总像海绵里的水，挤挤就有！

照例这趟列车里有一批第一次出远门去大学报到的新生。这开往西部的列车，载着一车的失意者。去务工的多是在家乡生活不如意，不得不去西部讨生活；这群新生也多是高考的失败者，在家乡竞争失败了，只能填报西部院校，真乃名副其实的“求学”！他们来自天南地北，也许是校友，可此刻绝无结识的机会，无法凑成一桌牌，借以消磨这车上显得走慢了的时间。

车窗外的风光不断往后退，新的景色不断地映入眼帘。看久了窗外流逝的原野，开始的新鲜感淡下去。看累了后他们叫住过道里来回兜售报纸杂志的列车员，高中生涯刚结束两个月，新生身上还残留着校园里的书生气，于是买上几本杂志，借以打发这无处寄托、无法浪费的时间。

清风吹来，吹散了车厢里的闷热，稍感九月的凉意，是秋天了。列车载满人世的忧扰，缓缓向西行驶着。

晌午时分，车开在陕西境内，窗外的绿色随之也淡了许多。快到西安站时，列车广播播起了西安厚重的历史、风土人情、景观、美味，到西安的人听到像是闹干旱时河坝干涸后淤泥里的泥鳅、鱼得到了水，精神为之抖擞，纷纷站起来翘首眺望，一并热情地跟邻座讲述起这座历史上的名城。

火车驶入站台，下车的乘客簇拥着挤出车门，上车的旅客又蜂拥而上，刚腾出的一点空隙又被挤满。上车下车这段喧闹中，一个女生手臂不当心一捋，桌板上的包掉到了窗外的铁轨上。离开车时间只剩几分钟，列车车门开在另一边，女生要捡包必须跑下车，从车头或车尾绕过去才能拿到包，时间明显不够。女生手足无措，慌得不知如何是好，眼眶急得泛红了！

女生对面坐着个脸色绀青的藏族少年，二十出头的样子，他把窗户提到最高处，没等人反应过来，已纵身从窗户跳到了铁轨上，弯腰把包捡起递了上来。紧接着他立马攀着窗口往上爬，这时列车将要开动的哨声响起，邻座的两个男乘客赶紧靠到窗边，拉着他往上拽，总算在列车启动的刹那，藏族少年从窗口跃回了车厢。就这样，列车载满人间的热忱与喧嚣发动了引擎，开离了西安，穿过无边的山峦，开向西安西边的西宁。

过了西安，窗外植被渐渐变得矮浅稀疏，替代了南方葱葱郁郁的田野。第一次来西北的人多少有悲凉之感，失意人心中的那份悲凉被荒凉衬托着，不免黯然神伤。

西北的天空澄净高远，蓝天下白云悠悠，强紫外线的阳光从窗户照到脸上有点灼人。几个小时后，列车员开始吆喝着盒饭，临近傍晚了，太阳开始缓缓落下去。夕阳残照下，荒山、戈壁像抹了层色彩，显得黄灿灿的，斜阳落下地平线之前回光返照地给大地留下它的余热。列车偶尔开过一片绿洲，远处地

里的村民扛着锄头，往散落的村庄走着，收工了，一天的白昼也过去了。可是对车上查票的乘警，这一天才刚刚开始。

“查票了，都把票拿出来。”几个乘警大声嚷着。他们的声音好似泻药，每次响起，向厕所方向去的人就多。乘警逐个排查着。

“半价票拿出学生证来。”

听到此语，自胜心头一紧，新生哪来的学生证。乘警很快查到了他这。

“你的票了，拿出来。”

自胜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張褶皱的车票，速度之慢足让乘警起疑心。他拿着票向乘警摇着示意票在此，乘警一手接过票仔细核对，“半价票，学生证了？”

“我是新生，没有学生证。”

“录取通知书拿出来。”有希望逮着人补票，乘警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自胜在郑州买了车票，回旅社怕通知书丢失，放在箱底下。现在要拿出来，非得折腾一翻不可。

“通知书放在箱子里。”他指着行李架，不紧不慢地说。

乘警听他口气，又打量一番，看他的样子像是学生。刚开学确实很多新生没有学生证，再纠缠补票等着他拿录取通知书只是浪费时间，习惯了不劳而获的人劳而不获是划不来的。乘警们把票还回来，继续向车尾搜查他们希冀中的漏网者。

自胜刚满十八岁，这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出门时妈妈叮嘱他在车站、车上不要与人交谈，外面骗子多，凡事小心……他这次倒把妈妈的话牢记在心，十八年来从没有这么听过娘的话。一路上不与人攀谈，邻座的人问他话，他总以“嗯、哦”回应。在郑州下车出站检票时，检票员见是半价票要他拿出录取通知书，检票阿姨看了半天倨傲地跟他说了句：“谁叫你到

我们郑州来转车的！”自胜以为这是例行的问话，点头哈腰道：“你说得对，郑州是你的，我不该在你的郑州转车，对不起！”刚刚对面大叔递过来零食，他也慨然拒绝，报纸上关于车上下迷药扒窃财物的新闻太多，他在惶恐中小心谨慎着。

列车员查完票，人声的喧扰渐渐消弭下来，斜阳没入了地平线，黑夜开始笼罩大地，远处可见闪烁的几家灯火，月朗星繁，有家乡难见的明净。

自胜强打着精神，告诫自己千万不能睡着，看好行李，但困意是附了体驱散不去，不一会儿就趴桌上睡去了。只是这觉睡得并不踏实，像钓鱼的浮标上上下下，刚按下去又浮起来，夜里惊醒了好几回。一会儿怕行李被人带下车，一会儿又醒来摸摸裤袋看钱包在不在。子夜时分又被凉意袭了醒来，西北的气温跟西北人的热情差距甚远，这一醒后，他再也没睡着，凉意清醒了他，行李架上拿行李取衣服会吵醒周围的人，何况桌椅下面、过道上都躺满了人，起身的空间也没有，他只好忍耐着，两手捂在胸前抵御西北的寒意，好不容易捱到天明拿了件外套穿上。

清晨，窗外的天空清澈湛蓝，阳光照过来带来自然的暖意。列车停靠兰州站后，车厢里的人差不多都有了位子，过道上、座位底下躺着的人终于有了空间纾解旅程的疲劳。乘务员拿着扫帚，开始清理满地的狼藉。

过了兰州就到了青藏高原外缘。昨天太阳落下去前窗外还可见稀稀落落的植被，过了兰州，窗外是一片单调的灰蒙，高山寸草不生，每隔十多分钟列车就要穿过长长的隧道，似乎是缩短了白昼、夜晚交替。自胜望着窗外了无生机、荒无人烟的景色，新鲜感与凄凉感杂糅，他要在西北待四年呀！

过了海石湾后，不久列车就停靠在西宁站台。走出车厢，冷风吹起一阵寒意，西宁的温度跟长沙相去太大，仅两天就从

夏末跨入了深秋。

出了站，迎面车站广场挂着巨大的迎新横幅，走去询问一翻，迎新人员给他提着行李送他上了学校的专车。自胜下车前的忐忑跟焦虑总算放松下来，校车穿过市区带着他进了校园，自胜的大学生活会怎样过了？

第二章

校车开进校园，两排白杨树夹道挺立着。窗外望出去，几百米外耸立着荒芜的高山，学校建在高山的山脚下。

下了车，一个女生领着他往宿舍走，自胜一路东张西望，最后女生带他走到一栋灰旧的楼房前。

“就这里了，你自己找楼管吧。”

“谢谢学姐，多谢多谢。”嘴巴谢人不花成本，自胜是慷慨的。

“不谢，不要叫我学姐。”

难道失礼了？自胜赶忙问道：“那怎么称呼您？”脸上夸张的表情像是打着问号。

“我知识可能还没你多，咋好意思称学姐，你进去吧。”

自胜大感意外。

拿出录取通知书验明身份，取上钥匙，到了寝室。

寝室外墙灰暗，大概是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老房子，四周被挺立的白杨树围绕。自胜寝室东107，他满以为自己来得晚，应有人先到整理宿舍，岂知这期望之中的事给他的只是失望，

铺位都空着，下午他整理完寝室后在校园转了转。

“振兴教育，加大教育投资”之类口号喊得厉害，市区寸土寸金，地价太贵，这所学校建在荒芜的郊区。围墙把它与周围的乡村隔开，可是遮挡不了风气，乡土气还是逾墙越了过来。校园里的建筑有大把年纪，古色古香，有断壁颓垣前的残余价值。后来学校决定提高资源利用率，把旧楼重新装修，结果看起来焕然一新，新生都以为是新楼，大有乔装打扮的妇女再当新娘的美意。

学校在“精简机构”的号召下把校园面积也缩减了。围墙围起来，像旧社会妇女包的小脚已成形，再穿大鞋，怎么也放不大。自胜觉得校园不过瘾，没有大学的大面积跟大厦，心里失落不少。离家两天，到得一个荒凉的地方，相距已是千里迢迢，不由而生一阵惆怅。但这涌上来的思绪还来不及凑成一段乡愁，肚子开始鬼叫了。两天困在火车上，没吃顿好饭，今晚得好好吃一顿。

学校图书馆只有一个，破旧得像是只缺了个“拆”字的待拆建筑，但食堂随处可见，装潢得比图书馆气派得多。后来据老师说学校条件再差，也要先保证学生肚子里有货。自胜不知道哪家食堂合他口味，以选女生的标准以貌取店进了川菜馆。川菜馆坐堂老板肥肠大耳，给他证明着饭菜的营养。一屁股坐下来，老板赶紧把油腻的菜单递给他，顺目看下去，有宫保鸡丁、牛肉砂锅、麻婆豆腐、蚂蚁上树，点哪个好？自胜琢磨不定，但在老板目光逼视下不容时间来选择，他点了牛肉砂锅跟蚂蚁上树。

把菜单递与老板，老板目光一瞥，“要不要米饭？”自胜想老板不至于傻吧，吃饭问要不要米饭，这不等于问洗澡要不要脱衣服？真傻！倨傲中应了声“要”。他刚要转身往座位走，老板声音又来了，“要几碗？”

“什么要几碗？”

“要几碗米饭？”

“什么几碗……”自胜突然意识到这是西北，大概习俗不一样，要了两碗。

“先把钱付了，米饭一块钱一碗。”

这番话把书本中写的北方人豪爽大方的印象全打碎了。在湖南米饭是随便吃不算钱的，而且是吃完付账，哪里有饭没到口先掏钱的。没有交出好货，倒先收了款子，怏怏中，他开始体会西北的习俗。

菜上来，牛肉砂锅清淡如水，比不上菜单上粘手的油腻。几片薄薄的肉片在粉条中害羞地若隐若现，自胜的近视眼差点找不到，失望中蚂蚁上树端上来，粉条间或有些肉丁，今天是吃粉条当饭了。

这顿饭吃下来不尽如人意，收获却大。一来他知道了西北的口味，二来他大概知道了学校里的价位。吃完饭出来七点整，高原的地势，时区的差异，天空太亮着，白昼时间比湖南长多了。自胜无处可去，回到寝室静候夜幕来临，但西北的夕阳眷恋着高原的土地，久久舍不得沉下去，盼着夜幕像等一个久等不来的食言女人，撑不住洗漱一翻早早上床睡觉。

躺在床铺上，高中的记忆泛上来，小青到学校了吗？怪自己高中不努力，没跟她考到同一所学校，看来他们是没有机会再续前缘。钱包里翻出她的寸照，这是小青特意给他的。脑子里又想起小青给他照片时夸张的神态“要跟爱钱一样爱她，她对他比钱还重要”，自胜叹了口气。下床从行李箱里把交往时收到的信翻出来，默默地看了很久，这都是两年前写的信，现在只是残留着淡淡的想念。这个回忆平静得让人心累，疲惫中很快入眠，顺带做了好些香甜的梦。

第二天将近中午时自胜拿上录取通知书到教务处报到注

册，注册完了之后在校园里转悠着。刚开学校园里热闹非凡，社团、学生会在广场都摆出了纳新展台，这对自胜是新鲜的，高中时对社团有过崇高的向往。一路走过去，各社团负责人像菜市场叫卖一样招徕着人员，自胜把各个社团看了个遍，都很好奇，但又不知社团实际上是干什么的。在纳新人员的热情解释下，听起来都不错，但听多了就不知道选哪个。报名参加社团，先留个联系方式，到时再通知面试，凡是负责纳新的女生长得稍微好看点的自胜都留下了联系方式，其中当然少不了他中意的文学社。

自胜转悠了一圈往回走了。走近寝室，里面几种口音传来，看来是来室友了。

推开门，一行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自胜赶忙做了自我介绍，室友来了，总算不用再独守空闺。三个室友都是家长陪着来的，他们还没开口，家长就七七八八问他关于学校的种种事宜，可是自胜也只早来一天而已。

有家长在，室友连带自胜都斯文得像女孩子，说话细声细气。在家长的带领下三个室友先把生活用品备齐，然后下午办完了报到手续。寝室里一起吃了晚饭后，家长都住到学校宾馆去了，这个时候寝室的气氛才活跃起来，大家都是刚到学校，太有新鲜之感。

“我叫陈帅，本地人。”

“我叫张章，来自陕西宝鸡。”

“我是自胜，来自湖南长沙。”

“我叫李季白，来自浙江丽水。”

自我介绍后，又各自报了高考分数，结果发现大家的分数差得太多，最高分李季白大为不满。

“我们国家的教育就是不公平，我这个分数要是在你们省份，早上更好的学校了，现在咱们竟然同住一个寝室！”